

素年锦时

014043897

1267  
1874-2

安妮宝贝

# 素年锦时



北航

C1731736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I267  
1874-2

山虛水深，  
萬籟蕭蕭。

〔古琴銘〕

獨坐幽篁里，  
彈琴復長嘯。  
深林人不  
知，明月來  
相照。

〔王維·竹里館〕

## 目 录

【冬】 世间。情分。相持。

之一 南方

大宅 4 一条河 6 食物 8 人情 10 消失 12

池塘 14 游戏 16

之二 村庄

兰花 20 童年 23 清风桥 26 祠堂 28

之三 日影飞去

图书馆 32 旧物 34 锦衣 36 祖母 39

客观性 44 寺庙 47 记忆 48

之四 女童

疆域 50 大门 52

【秋】 白茶。清欢。无别事。

猫 57 危险性 59 回顾 61 布匹 63 朋友 64

占有 65 单纯 66 老虎 67 存在 68 恋情 70

花瓶 71 她 72 男子 74 花市 76

笃定 77 植物女子 78 相信 80 善良 81

控制 83 一期一会 84 孩子 85 首饰 86

名词 88 种子 89 女性气质 90 检验 92

气味 93 物品 95 肉体 96 昌盛 97

文身 98 距离 100 余地 101 青蟹 102

过路客 103 重复 104 烟花 105 家 106 越南 108

叙旧 109 捉迷藏 110 谈话 111 寂寞 112

疼痛 113 自由 114 表达 115 凋谢 117

煤炭 118 表白 119 等待 120

【夏】 大端。两忘。捕风捉影。

写作 123 书写 124 筛选 126 困顿 127 戏子 130  
讨论 131 话题 132 房屋 133 摄影师 135  
咖啡店 136 话 137 孤立 138 战刀 139 潮流 140  
凡高 141 姿势 144 清朗 145 蔷薇岛屿 146  
短句 148 交际 150 对谈 152 电影院 154 秘密 156  
自闭 157 洁净 158 交流 159 需要 160 爱河 162  
天性 163 车站 164 担当 167 阅读 169 缺陷 172  
拍摄 173 奢侈 175 细节 176 底牌 178 夏天 180  
静物 183 选择 185 规律 187 标记 188 克制 189  
评论家 190 诗人 192 非喜剧 193 风格 195  
静静生活 196 游戏 197 真相 198

【春】 月棠记。201

【冬】 世間。情分。相持。

春夢覺來心自警，往事般般應。

〔无名氏·清江引〕





## 大宅

那一天在梦里，见到旧日南方家乡的大宅，青砖黑瓦，白墙高高耸起。有古老石雕的壁檐缝隙，生长出茁壮的瓦松和仙人掌。宅子内光线阴暗，木楼梯窄小破败。一排排房间纯为木结构，墙壁、地板、门、窗，是被梅雨和霉湿侵蚀成暗黄色的木板。屋顶开着阁楼式尖顶天窗，叫老虎窗。屋檐下有燕子筑巢，黑色鸟儿不时迅疾低俯掠过。窗边竹竿晾晒满各式家常衣服。阳光明亮。孩童嬉戏的笑声穿过悠长弄堂。

这样的旧式建筑，以前是大户人家的住宅，后来被占据公用，里面住满各式家庭。大多数家庭没有独立厨房和卫生间。马桶放在卧室里。共用厨房，家家户户煤炉和煤气灶集中一起。那些房子，在小时候的我看来，如同迷宫一般神奇诡异。走廊曲折漫长，厨房光线幽暗，只有高处一扇小玻璃窗能照进来西落阳光。房间一间隔一间。打开一扇门，里面是别人家卧室或客厅。老式家具和橱柜发出暗沉光泽，三五牌台钟有走针声音，布沙发上铺着手工钩针编织的白棉线蕾丝。有些人家有四柱大铸铁床，顶上铺盖刺绣布篷，如同一个船舱，十分安全。

房子住得小，密集程度高。公共生活如同一个舞台呈现无遗。所有家庭拥挤在同一空间里共存，做饭洗衣，刷洗马桶，夫妻吵架，小孩哭闹，全都听得见看得清。每一家的喜怒哀乐，如同他们晚餐

的内容，无法成为秘密。生活简易。但南方人家的整洁和喜庆，在柴米油盐一举一动之间，散发出丰饶热气。日日安稳度过小城四季。

木地板每天用清水拖一遍，逐渐褪成灰白色。饭食精心择选烹制。男子外出工作，妇女缝补煮洗，孩子们成群结队游玩。花草种得用心繁盛。四处攀援的牵牛花，清香金银花，烂漫茶花和蔷薇，凤仙与太阳花在墙根开成一片。它们都是结实的花朵，点缀平常院落破落门庭。有人在瓦缸里种荷花，到了夏天，开出红艳艳硕大花朵，芳香四溢，着实令人惊心。用来储备雨水的暗黑水缸里有金鱼，养得肥大撩人，不发出声息。

秋日有白色蟹爪菊在绿叶中绽放，朵朵硬实，不知哪户人家，养菊如此爱宠。我与小伙伴们玩捉迷藏，在潮湿的大院子里穿梭，只看到诡异白花昏暗光线中浮动如影，细长花瓣顶端隐约的阳光跳跃，是高墙西边照射进来的落日。那景象留在心里，好似无意之中纳入胸襟的红宝石和珍珠，熠熠闪光。而我不知不识，未曾为这繁华富丽心生了惊怯。

## 一条河

宅子联结一条暗长弄堂。弄堂被两扇大木门隔离，自成一个世间，保护宅子内隐秘生活。木门之外，是一条东西贯穿的马路。路的南面原先有一条大河。我未曾了解过这条河的历史，也从不曾见过它。它在我出生之前大概就已被填平，从无有人说起。但我经常想象它的旧日模样：河流纵横穿梭，家家户户水边栖住。打开后门，取石级而下。在水中淘米洗菜浣衣。空气里充溢水草浮游的清淡腥味。船只来往，人声鼎沸。两岸南方小城的市井生涯如水墨画卷悠扬铺陈……只是所有关于这条河的声响、气味和形状，失散流尽。唯独留下它的名字。邻近的这条马路以河的名字命名。

在被填塞掉的河流之上，建立起菜场集市、电影院、专门上演戏剧的舞台，使那里成为人挤人闹哄哄的集中地。人们闲暇时，看场电影，看一出戏，散场后在馄饨店里吃碗热腾腾漂浮着新鲜葱花的小馄饨，便觉得欢愉。南方人总是有一种格外厚实的世俗生活欢喜劲头。他们容易故意疏忽生活底处所有阴影的层面，也无视命运的流离。是十分坚韧的生命态度。

马路两边栽有巨大法国梧桐。树干粗壮，多个孩子伸直手臂才能围抱起来。树阴搭起深绿的枝叶凉棚，树影憧憧，夏天不显炎热。石板地人行道的缝隙里，长出茁壮野草。麻雀一群群起落不定。孩子们的童年必然和大树相关。在院落马路边捉迷藏，绑上橡皮筋跳

跃游戏，在树下泥土里翻看蚯蚓和蚂蚁，捕捉蟋蟀知了，偶尔还会捉到大螳螂和金龟子。这些小昆虫令人雀跃兴奋。夜晚的梧桐树，在月光下又有另一种清凉寂静，在树下与人说话，声音都会与白日不同。在粗砺树皮上用手指写下心里的话，是一种秘密。

夏天，院子里的人家，把桌子搬到马路边人行道上。先倾洒清水扫除尘土，然后在树下支起简易桌子，一盘盘放上炒菜。螺蛳，海瓜子，蛏子，淡菜，梅干菜河虾汤，咸鸭蛋切成两半。一边乘凉一边喝酒，大声聊天，笃定悠闲吃完这顿露天的晚饭。深夜时分，依旧有人躺在藤长椅上休憩。树枝间垂落清凉露水。台风过境之后，街道两旁堆满被风刮断的树枝，断裂处散发辛辣清香。每年有人来修理树枝，喷洒药水，精心修护它们。人与树木共同建立起来的空间，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 食物

临街一楼都是小商铺，一个一个铺面紧密排列。母亲开了一家刺绣铺。下午时工作劳累，便会找出零钱，让我拿着大搪瓷杯去买西米露和绿豆汤。

冷饮店柜台里面，一只只搪瓷碗整齐陈摆，盛着冰冻的食物。付钱，取票，穿白围裙戴白帽的国营店服务员，会一样一样取出来。空气里有一股甜润清香。店里人总不是很多，院里孩子为了省钱，宁可去附近冷库取零碎冰块回来，凿碎了放在碗里，放上醋和白糖，也觉得酣畅。吃冷饮算是奢侈的事，毕竟是零食。只是母亲懂得宠爱自己与孩子。

有一种橘黄色小块，别人随口叫它甜力糕，用勺子挖下来吃，带有弹性，后来知道是咖喱。冰激凌也是有的，挖下一个圆球，甜腻诱人，只是舍不得吃。最常吃的是西米露，白色小粒子混杂冰屑，咬在嘴巴里有一股冰凉韧性，带着牛奶香味。成人之后，总不明白自己在超市里，见着西米为何流连忘返，原来它是童年的食物。其实也未必见得美味。人所习惯且带有感情的食物，总是小时候吃过的东西。

卖油条烧饼粢饭糕的店，从早到晚，都有人站在炉子边围着油锅忙碌，热火朝天。糕团店悠闲一些。各式传统制作的点心大部分

是冷的，比如艾草青团、金团，散发着一股清凉糯实的气息，并无烟火气。午后卖一种龙凤大包，热的白面馒头，猪油白糖桂花捏在一起做馅，蒸熟后融成一摊甜腻芬芳的油，烫在舌头上。更是偶尔才吃的东西。一般都是买了孝敬老人的生日，每次吃到就觉得如同盛宴。

## 人情

南方那种与自然和群体关系密集的居住结构，让生活十分便利，并使人保持对季节以及细节的兴趣。那时他们做什么都是喜气的，即使喝一碗绿豆汤，也会由衷地赞不绝口。对食物有着格外细腻热诚的心意。母亲买应季的食物，螃蟹、虾、贝壳都是生鲜的，何时吃笋，何时吃鲥鱼，喝何时的茶叶，吃何时的稻米，都有讲究。邻里亲戚走动，也是拿着最时鲜的食物。刚挖出来的一口袋土豆，刚摘下来的一篮子当地水果，慈溪的杨梅，奉化水蜜桃或者黄岩蜜橘。几只鲜活的鸡鸭。

所有的食物都显得喜气洋洋，情意十分充沛。

童年时，觉得身边的生活并不是十分宽裕，感觉却比现在丰足。人们收入不高，物资也有限，但人与人，人与外界的联系如水乳交融。

后来大家比以前富足，城市格局发展，生活方式相应变化。公寓里的邻居很少会彼此相交一语。在窗户紧闭的空调写字楼里，面对电脑工作十多个小时，回家关上房门看电视，直到在沙发上入睡。城市商业中心楼群密布，植物稀少，看不到昆虫和鸟类。对季节和自然的感受力和敏感度下降。人一旦与群体和自然环境隔离之后，便会感觉十分不安，并且贫乏。各自隔离和孤独，已经成为工业化城市的本质。

我在北京，母亲捎来礼物，始终只是食物。一竹笋水蜜桃，一包羊尾笋，一大袋海虾和白蟹，粗草绳捆扎的大青蟹，都用盐水煮熟。又寄来包裹，里面分装着紫菜、虾皮、海蜒、笋干，每一包附上一张纸，写上具体食用和保存方法。这是旧式人的待人习性。现在很少见到人与人之间互相串门，互相分送食物。大家在公众场合里热闹聚会，一拍两散。有情意的礼物也是不屑送的。

而我那时，见到院落里邻居关系密切，几乎家家都相识。童家阿娘是温婉大气的老太太。陆家伯母生了五个儿子，都在这个院子里娶的媳妇，生的孩子，后来陆续搬出去。倪家伯母的三个女儿，个个美貌，而且嫁得好，有一个还嫁去香港。那在之前是了不起的事情。也有乖僻的。比如住在我家隔壁的一个女人，她离婚，独居，从不和周围的人说话。下班一回家就关起门，门里常有音乐声。后来她搬走，从房间里清理出大堆书籍和转盘唱片。印象中她见到谁都不笑，见到谁都不说话。她的生活方式显然提前二十多年，十分前卫。

母亲不是前卫的人。她情意充沛，到了五十多岁，还会提到二三十年前的邻居，尝试与他们取得联络。但她即使与这一切失去联系，也不会失去她在那个时代里形成的待人处事的方式，以及这种方式带给她的愉悦满足。这是那个时代的根基。是他们的源头。